

认识孔奇很多年，感觉他腼腆，不善言辞。凭感觉，这样的人从事艺术，没有选对行当，则很难成功。譬如当歌星、影星、主持人等，都是会耍嘴皮子，眼睛会送秋波，眉毛也会搞笑的角色。假如把孔奇推到强烈的镁光灯下，塞给他一支麦克风，面对台下黑鸦鸦的一片人头，让他说一句：“朋友们，你们好，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他只怕要晕过去。庆幸的是，孔奇从不想当荧屏上的宠儿。他选取了画家的职业。每日于画案上，鼓捣几盒颜料、几支画笔，那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悠闲，使他的生命在孤独中灿烂。

楚地的绘画，虽没有像岭南、吴中、新安、浙中、长安等画派那样以集团军的力量，向世人展示出美学追求以及不趋俗流的魅力，但依然在中国当今的画坛，占有一席虽不太显赫但却十分独特的地位。

何谓独特，即鄂省的绘事虽然发达，却从未形成某种为世人瞩目的流派。究其原因，乃鄂省人的性格，儒者多侠气，莽者多匪气。所谓侠者，都是排斥集体的智慧而刻意彰显个性的光芒。这种超凡脱俗的心态导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也导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唱一点颂歌的话，则侠的形象支撑，一在豪迈，一在自信。而侠的令人不愉快的一面，则是老子天下第一，对谁也不服气。

基于此，鄂地之文学艺术界侠气弥漫，仗剑走天下的英雄代不乏人。但些英雄相互之间，轻者彼此陌生，重者势同水火。

如果从精神层面来谈，这些英雄恩怨实在不值得一提，它的后果是“为伊消得人憔悴”；但从艺术层面来探究，则

最近去美国，听朋友在抱怨邮票又涨价了，涨了多少呢？“又涨了2美分！”所谓“又涨”是个什么概念呢？上回涨价是从每张平信邮票的3角7分提价到了3角9分，这回涨到了4角1分。

熟悉美国情况的朋友想必都认同此点：即若要比较中美两国国民的生活指数或物价指数及消费水准，按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对比或折算，基本上也就是1元人民币相当于1美元吧。换言之，即美国入花1美元买的东西，在咱国内基本上就相当于掏1元

人民币，否则就没有可比性——在美上超市时往往会被吓一跳，“乖乖，几根葱用橡皮筋一捆要卖1美元！”

当然，在老美那儿的超市，也有不少东西比我们这儿便宜，周末轮到某品种优惠促销，也有“buy one get one”（买一送一）的优惠。不过听到美国的朋友在抱怨邮票涨了2分，总忍不住哑然失笑。

其实3角7分也好，3角9分乃至涨价后的4角1分也罢，全美国寄平信都是这个价。如今美国联邦规定的劳工最低工资是每小时5.15美元，相比之下寄一封信的费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某次在波士顿坐游轮出海去看鲸鱼，忽遇狂风暴雨，忙躲进船舱，倚着舱里的吧台小憩

大可赞颂。性情中人大都有独特的品质，其独特又恰恰是艺术的根本。

孔奇既然腼腆，自然就不是好战分子。事实上是一个老好人，完全没有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天赋。但于绘事，他却有着藏巧于拙的异禀。

孔奇的绘画，可分为两个方面：一在人物，一在山水。真正的“左牵黄，右擎苍”，两手皆辛苦，两手都浪漫。若细究，亦可看出分别，他的人物重“显”，而山水重“隐”。我们知道，唐诗总的美学底蕴是“显”，而宋词是“隐”。显者，明白如话也；隐者，曲径通幽也。所以，我们称李商隐是诗中词，辛弃疾是词中诗。说孔奇的人物画为“显”，并不是以毕加索为座标，有人物的素描与变形之分，而是他描绘这些人物的目的性很明确，他渴慕美而欲宣泄心中的压抑。画每一位女郎，他的脑子里中先已有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意境。而他的山水画却不一样。生长于九宫山侧的他，从小接受鄂南山水的熏陶，晨岚夕雾、春花秋月都曾是

他生命中最好的营养。同样一支画笔，画人物时我们可以看见线条的刻意；画山水时见到的却是线条的率真。如果说，人物画中的女郎是他的渴慕，那么，山水画中的苍岩深壑则是他生命的本身。欣赏他的山水画，你会产生“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的那份物我两忘的优雅情怀。

孔奇的巨幅山水已为人民大会堂、中海海怀仁堂、中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重要单位悬挂和收藏。可见，他的绘事已进入某种高度。虽不是洛阳纸贵，却已经名传遐迩了。

前面已经说过，孔奇是一个在孤独中求灿烂的人。相信他的灿烂会保持下去，会从簇簇芳菲进入满山杜鹃的境界。

碧岚青黛
(中国画)
任万祥



中国早年出版的西文报刊在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文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最著名、最完整的要数19世纪中叶创办的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

1850年8月3日，英国拍卖商奚安门在英租界创办了上海最早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也叫做《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每逢周六出版。1856年奚安门去世后，买下此报的英国商人康普东为《北华捷报》增行了副刊《航运日报》，1862年又增刊扩版为《航运与商业日报》，专门用于刊载航运船务、中外商务情报等信息。1864年，为了配合当时国际日益扩张的商贸形势，《航运与商业日报》正式更名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并独立发行。《北华捷报》则成为《字林西报》的周末附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起被迫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起复刊，1951年3月31日停刊。

奚安门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书》中阐述其办报宗旨为“最重要的目的是激发我们对这个开放口岸最真实最深层的兴趣，换言之，对于任何人物和事务都要抱有严谨认真且无畏的评论态度。最主要的是，我们应该

在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兴安岭烈火熄灭整整20年后，我踏上了祖国最北端漠河的大地，并于7月3日至4日，在梦幻般的北极村，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两

天。列车从黑龙江加格达奇市进入大兴安岭后，十几个小时穿行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从1963年起，大兴安岭虽然被人砍伐，乃至一把森林大火，将数千年年数百年的大树吞噬殆尽，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年来，在政府封山育林的英明决策下，大兴安岭又呈现一片葱绿，万顷林海涛与草原、湖泊、牛羊、奔马、远山相映成趣，真是凤凰涅槃啊！

在大火中被烧成废墟的漠河县城，如今已矗立起一座充满俄罗斯风情的新城；从漠河县城深入北陲第一村——北极村，更是走进了一个神奇的境界。北极村宛若一颗明珠，镶嵌在苍苍莽莽的白桦林和樟子松、落叶松的怀抱中。才入村口，但见湛蓝的天幕下，伟岸的大树间，隐隐约约闪现着红色的小木屋，草木清风中悠然飘来百鸟争鸣、鸡犬之声，宛若一个童话世界。

漠河号称中国的白夜城，就像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一样。其实，真正的白夜奇观，应在漠河最北端的北极村，每当6月22日夏至前后，北极村24小时沐浴在阳光之中，波浪起伏的彩色极光几乎醉倒旅人。

在神秘的北极村，我一一造访了北国第一家、北国第一校、北国第一哨、北国第一邮、北国第一店、北国第一厕、北国第一乡政府……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北国第一家那俄罗斯古典式的小木屋，背衬辽阔的田野、苍松、青山，恰似一幅列宾笔下的乡村油画；北国第一校那圣洁的校舍，小鸟般放学归家的孩童；北国第一哨那庄严的岗楼，战士持枪威风凛凛地肃立在五星红旗下。而北国第一乡政府仅仅是一幢木制平房，虽有异域特色却十分简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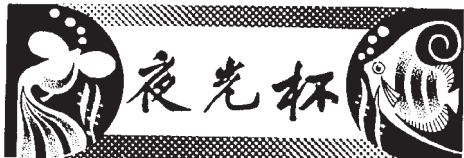
入夜，我与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华教授同宿一农户旅馆，推开“嘎吱、嘎吱”的木门，不由得心潮激荡：我已经31年没有住过农家了！房主人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山东大嫂，她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北极村的历史。在大兴安岭开发前，北极村与世隔绝，几百年来，村民与黑龙江对岸的俄国人通婚。现在的村民有一千多人，大部分是从山东、河北漂移过来的；甚至还有一些上海知青，当年大返城回上海后，因过不惯大都市生活又重返北极村。北极村一年的冬季长达八九个月，因而村民在冰雪世界中生活得十分艰难，唯有夏季，才能挣些床位钱。当我将一碗方便面

和两块蛋糕送给山东大嫂的外甥女吃时，她居然泪光闪闪地说：“这样贵的东西，叫俺咋谢你呀！”

已是深夜12时，我们仍无睡意，北极村的奇观已然展现：一轮落日高悬西天，森林、田野、村庄交替闪烁着金光。凌晨2时，我轻轻地掀开窗帘，东方已露出紫色的天际线。3时，鲜红的太阳正冉冉升起……

尽全力在英国唤醒一种意识：必须和这个庞大帝国建立更广阔的贸易往来和更密切的政治联系。若可能，要使公众有一种彻底全面且根深蒂固的信念而非摇摆不定鼠目寸光的观点，使他们认识到这样的联系对于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长远发展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他们眼前所见到的这个帝国所蕴藏的惊人资源……”1859年该报被指定

近现代中国英文报刊的先驱



李白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世称“李杜”。清人赵翼有《论诗绝句》：“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讲的是诗坛人才辈出，很有道理。不过，李白和杜甫，引领风骚却不是数百年，而是从古到今，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因李白杜甫成就太辉煌，唐代的其他诗人，似乎都相形黯淡。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杜牧，也被合称为“李杜”，如果没有盛唐的李杜，晚唐的李杜，也许可成为唐代诗坛最耀眼的巨星。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谈李商隐，也想再说说杜牧。后人把杜牧称为“小杜”，那是对“老杜”杜甫而言。在我对唐诗的记忆中，杜牧的七绝作品最多而且印象深刻。童年最初背诵的唐诗中，有好几首是杜牧的作品，譬如《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是古诗中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我至今仍记得当年外婆用唱歌般的调子教我吟诵这首诗的情景。另一首《秋夕》，也是曾牵动我无限遐想的妙作：“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用这样通俗平淡的语言，却表现出如此清新幽远的境界，实在是大家风范。《清明》这首诗中，没有一个难懂的字，就像是一首儿歌，然而却情景交融，意境清新幽远，成为唐诗中流传最广的作品。吟诵这些诗，也使我悟到唐诗为何能深入人心，被大多数中国人喜欢的原因。

杜牧的诗，以七绝成就最高。《唐诗三百首》的七绝这一栏中，杜牧独占鳌头，有九首作品收入，第二位是李商隐，收入七首。同栏中，李白两首，杜甫只有一首。我想了一下，我记住的杜牧诗作，都是七绝，除《清明》和《秋夕》，还有几首，每一首都堪称绝唱：

《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寄扬州韩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以上作品中，有几首并未收入《唐诗三百首》，却也是七绝唐诗中流传很广的作品。这些诗，千百年来一直在被中国人吟诵而且引用，很多人熟知这些诗句，却未必了解它们的作者。杜牧生在唐代都城长安，少年时代就展露才华，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希望能为恢复盛唐气象尽力，却生不逢时。杜牧期望的太平盛世，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出现。他无法实施自己的抱负，只能在诗中倾吐情怀。那些写景抒情的诗篇，优美中蕴涵着忧伤，读来更为感人，古往今来，使多少落魄文人唏嘘共鸣。

《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的创办，促进了中国报刊发展。1861年字林洋行开办了上海的首份中文报刊《上海新报》，之后《申报》问世，19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间相继问世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纸，奠定了上海的中国新闻出版中心地位。后来出版的多份中文报纸常摘译引述《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的新闻及实事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上海人的新闻视野和信息来源。

跨度百年的《字林西报》较完整详尽地记载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从不同的视野叙说了中国曲折的历程，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字林西报》社充分利用该报通讯员广泛分布于中国的优势，以日志形式每天刊登义和团运动的最新动态，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材料。对于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研究，这是一座尚待开发的资料库。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两份英文报纸，从创刊到停刊，收藏十分完整，是中外图书馆最著名的报刊藏品之一。

明日刊登一组《烽火文艺兵》。责任编辑：徐婉青。

徐家汇藏书楼拾萃